

地主杂谈

俞挺◎著 闵而尼◎整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主杂谈

俞挺◎著
闵而尼◎整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主杂谈/俞挺著；闵而尼整理.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6462-7

I. ①地… II. ①俞… ②闵… III. ①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5420号

责任编辑：白 丹

装帧设计：谢晓翠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0mm×210mm 印 张：9.5 字 数：354千字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500

定 价：39.00 元

1 生活

我的清华

学习往事

2000年

40岁

影响过我的建筑师们

实习生们

投标往事（上）

投标往事（下）

熊在纽约，一个清华建筑系学生的逆袭

我家左近

目录

1. 生活

我的清华·····	001
学习往事·····	008
2000年·····	011
40岁·····	014
影响过我的建筑师们·····	017
实习生们·····	023
投标往事（上）·····	028
投标往事（下）·····	035
熊在纽约，一个清华建筑系学生的逆袭·····	046
我家左近·····	049

2. 建筑

3M之差，中日建筑师的差别·····	057
库哈斯的短板·····	059
藤本壮介·····	062
黄声远·····	067
伊东丰雄的风水师·····	071
造神·····	076
张永和·····	080
张雷们·····	083

汪孝安和曾群·····	090
AA School的DRL和英国硕士教育·····	095
一座口水桥·····	101
建筑学的四个伪命题·····	107
建筑师的非正常死亡·····	109
我的建筑观·····	115
图解中国建筑界现状·····	118
新中国现代建筑之路·····	121

3. 城市

上海，上海·····	139
上海大饭店·····	147
上海最佳摩托观光之路·····	155
衡山路·····	161
上海小笼馒头·····	163
台湾点滴·····	165
上海80年代的大饭店·····	167
上海的茶楼·····	173
上海的咖啡馆·····	177
上海的牛扒房·····	181
上海的下午茶VS伦敦的下午茶·····	183
上海的意大利餐厅·····	185
上海自行车漫游之繁华背后·····	190

4. 杂识

传统·····	199
被遗忘的细节·····	202
艺术世界·····	209
向花总学习·····	217

宋高宗的夏天·····	222
汉灵帝的裸泳馆·····	225
沈万山的绣垣·····	227
宋徽宗的御道·····	229
隋炀帝的六合城·····	231
张居正的轿子·····	233
陈叔宝的仙山·····	235
夫差的响屐廊·····	238

5. 搜神记

勒·柯布西耶·····	241
密斯·凡·德·罗·····	245
格罗皮乌斯·····	251
赖特·····	257
路易斯·康·····	272
菲利普·约翰逊·····	280

我的清华

我是抓阄选择去的清华。

但清华不是象牙塔，清华是个战场，有着自己的丛林法则、理想、爱情、友谊、背叛等社会戏码。

那时清华恢复了旧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那时最变态的口号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我毕业5年就得了重病，实在愧对母校。

那时学生大都是自己单身来报到的，就是偶尔陪着来的家长也可以和同学共挤一房。

有次接新生，一个中年人来接待站说他领导孩子来报到，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让那厮提着行李自己过来，否则滚”！

清华那时周边还是郊区，听得鸟叫，看得农田，第一年就连圆明园都可以任意出入。对上海人而言，整个北京也像个大郊区，除了中央的金色“庙宇”。最让上海人受不了的是食堂糟糕的饭菜，更糟糕的是师傅的态度，也许跟着女生才能吃饱，因为师傅总把女生当猪养。

学院路上的院校是泾渭分明的，校只有两家，清华、北大，其他则是院，人大是另外一回事。那时的传言是“好男不娶二外女，好女不嫁建工男，打架躲着公安大”。回顾5年，居然没和上述3个大学发生关系，无法求证也不免遗憾。

清华目高于顶，现在自谦五道口技校。清华的理工科自然牛，关键这些理工科觉得要是他们学文科自然北大复旦也不在话下。北大的也不含糊，尽管北大女生常常是清华男生的猎物，打架也不是对手，但他们自有办法，他们出了一本书，《清华是中国的发动机》，清华的还没得意过来，第二本书出了，《北大是中国的领航员》，得，清华还是被操控了。

清华那时最缺女生，所谓“清华有才子，新斋少佳人”。清华女生稀罕啊，但女生更伤不起，那些试图不轨的外校家伙包括外国家伙经常被男生围殴。

老师会对新生喝道“进了清华，要端正态度，不要觉得自己牛，牛的人多了去了。”

所以新生们见面就是测试水深，一大堆各级状元吵吵嚷嚷地看谁的本事大，成绩好、见识广、书读得多、牛B谁大等。最初一周的抻量基本可以确定今后几年的势力格局。

饥渴的高班男生则把女生群体打量了够，确定了各自的掠夺目标，所谓新生联谊会就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围猎。

建筑系的学号是最前面。我们那届的学号1号学生因为无法直升清华建筑系，就投入高考，再以本系北京第一名进入。但北京最牛的是四中，考不进清华北大就算差生。

更牛的是天津南开的，下一届那个进建筑系的MM因为早恋，只考了南开第6名，但她是天津市第7名，天津前20的除了第2名都是她们家的。

所以加分进来的都不好意思提自己加分的事，仿佛他们占了多大的便宜。

本事和出身无关，少将的儿子？不好意思，这是曾国藩的曾外孙，这是荣毅仁的侄孙，谁没有个谱大的祖啊！

但有人会关心地域，班花对我讲：“外婆关照过，不要和上海人来往”。我只能闪。尽管北京人的优越感最强，第一句总是拉长调的“哪儿来的”？但上海人的优越感总是高了那么一点“上海的！”升调。

你要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可以，那得先说服你寝室的，再说服你班级的，否则大咧咧说点不靠谱的话时，总有人害羞地对旁边人讲道“兄弟，不好意思，笼子没关好”。

第一堂课的印象是，梁思成是我们效仿的典范，清华建筑系是清华排名第一的，建筑系的学生永远是焦点，永远最骄傲，永远与众不同。清华建筑系才是清华！（现在呢？）至少建筑系的最善伪造票据，从早操票到电影票到摇滚演唱会门票，但盗亦有道，就是不伪造餐券。



我的清华

可惜当时我并不知道建筑系是学什么的，直到二年级看到密斯的作品后才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清华混总得会点什么，音乐、美术、体育种种还有麻将。混的基本单元就是社团。大大小小几十个，其中军乐队最招摇，总是在重大节日制服巡游，就是缺了个制服美女指挥。我是例外，不混任何社团。

1991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清华那时基本是粪青的天下，但这些粪青基本都是文青变过来的，所以文青很委屈。粪青里最出活的是摇滚青年，文青贡献了校园民谣，粪青把它们唱成摇滚。想走仕途的，想变成富翁的都要在清华伪装成粪青或附和粪青。

清华学生是最牛的，神马歌星影星啊，都是浮云啊，没有关心谁拿了流行歌曲演唱第一名，但那个龅牙，永远追不到女仔而差点没毕了业的家伙居然组建了水木

年华代表了我们，我们的“被”真是一个大大的嘲讽。

那日陈道明看到我们指指点点，就急忙戴上墨镜，我的兄弟大声喊道：“那厮，我知道你是陈道明，别躲，没人会找你签名”。大家狂笑地晃过了他，后来这厮演了皇帝，还真想再活五百年了。

所有在4月1日遭到欺骗的人都会听到设局的兄弟们的集体诗朗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我们年级居然出现过一个小偷，但他是个风雅的人，陪他心仪的女孩把他送她的花给葬了。

我在清华这5年建筑系没自杀的，但清华自杀了好几个，大多是成绩不好。记得上体育课那会，有个单杠没有人用，因为坊间传言，一个地区状元因为考试不及格被勒令退学而在那里走上绝路的。不过后来的花头就多了，失恋也是死的理由。

当时大家觉得校长只不过是教授前面的头衔而已。所以张孝文在大学生之家可以坦坦然而不受打扰地吃饭。后来的校长王大中当时还骑自行车上班。

陈志华先生结束他的讲课时，我们起立鼓掌，这是我们大学5年中唯一的一次。

贝聿铭来我们学校演讲，我索性就不去了，后来听同学讲，关肇邨先生陪他参观关先生最得意的清华大学新图书馆时，贝全程只问了一个问题，他用脚蹭了下台阶，“是毛面的？”“是。”“蛮好。”

关先生是学生的偶像，一次在他的新图做演讲时，图书馆的馆长站起来对学生讲：“我不喜欢这个建筑，太保守了，同学们，以后你们走上职业道路可不要这样”。关先生也不生气，乐呵呵的。

我认为清华不迷信权威。所以我从不给人情面，包括老师，经常炫耀性地指出老师的错误。但多年以后，师弟传回的消息是，居然还有老师怀念我。

挑战老师是件技术活和苦力活，需要读多得多的书，广得多的书，但我从不去图书馆实习，那安静的气氛让人窒息。

我打架不行，屡败屡战。

但我最不怕论战，曾经一人面对数十个男生打口水战，虽千万人，吾往矣。

后来我脾气日益乖张，当老师把我得意的作业批为良时，我直接当着老师面把作业扔了，毕业前，老师托人转告我，大学结束了，社会险恶，请约束自己的脾气，因为他认为我是个有才气的学生，他是田学哲老师。

恶名昭著，记得那次看到低班MM的作业笑了笑，隔几日，MM托人传话：“是好是坏给个准信，冷笑多疼人？”其实我已经忘了她设计的什么了。

那时我也留着长发，和张轲后脑长发飘飘不同，我长发在前，一直覆盖到下巴，想看人就撩起来瞟一眼。

提早两周下板是我的招牌，因为我几乎不把老师的意见放在心上，可以挤出时间睡觉或者帮本年级或低班女生打打下手。清华多了去打打上手变成夫妻的，打下手的我只认了12个师妹。

有12个师妹的我在清华的所有恋爱都失败，被拒的台词都是一样的：“你没有我还会有更好的，他没有我会崩溃”。事实是没有清华男生会因为失去女生崩溃的，他们会因为成绩不好而崩溃。

我最喜欢的女生和我最讨厌的男生好上了。

我想通过传信的方式委托低班同乡和我低班的MM保持联系，结果他们好上了。

我写给上海女生的高中时期的情诗被人“无意中”夹在书中给女生传阅。毕业12年后，我最讨厌的男生对我讲：“你是男生的公敌，因为刚进校时，女生都对你有好感，所以我们联合起来要诋毁你”。这倒也是，我会买好吃的给女生，会讲故事，会做饭，还能一夜间帮4个女生完成4篇选修课论文。

不过我清醒地知道，我们的校花对我只有朋友感，没有恋人感，她现在是百老汇的歌舞剧演员兼做房屋中介。

高潮是，毕业聚餐的时候，当我提到我如何第一次见到我最喜欢女生时，妈的，突然断电了。她是大提琴手，现在在美国，没和我最讨厌的男生在一起。

现在想来我当年的恋爱是表演给自己的，不是为那些女孩，所以失败也是活该。

作为才子被纵容的日子在1993年下半年结束。因为学校的风气转变了，经济大潮冲击了建筑系，谁最有才华被谁最能赚钱所取代。我不习惯这个转变，则被抛离在边缘自怨自艾。习惯被焦点则不习惯被轻视，由此试图被重视的更极端的乖张则招来更大的轻视。

那时居然一个月中被偷了两辆山地车，借来的自行车也在骑行中断了脚蹬。典型的“喝口水塞牙”。

在“批斗”我的日子中，那些我关心过的同学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批斗我的行列。只有陈曦坚定地成为了我的朋友。

是在清华的上海同乡拯救了我，我搬离了建筑系宿舍混在了水利系，躲开是非。在那里我痛定思痛：清华不相信眼泪，自怨自艾的人要么退学要么自杀。清华崇拜强者，要么改变规则要么利用规则。

最后是陈衍庆老师把我拉回建筑系。想明白的我用老师喜闻乐见的方式完成了清华最后一年。

衣服变成正装，头发剃成平头，设计不再追求惊心动魄，四平八稳地成就所谓“浪子回头”的美名。

就是在大五，我淡定地和我最讨厌的男生面对不同挑战者，联手创下了80分连续不败的最高纪录，事实是我们累了才结束马拉松的比赛，全年级都在诅咒“这对人渣”！

大学的最后两年，人心已经散了，中关村已经满是兜售“全毛”的黄片的浙江人。而一张3.5寸盘网罗了所有的黄色故事成为男生之间的赠品，现在网上那些编排的男男、女女、男女的故事都不出那张盘的窠臼。

建筑系赶上了房地产的第一波高潮，涌现出大大小小的富翁。建筑系变成由大大小小的团伙组成的，老师是头目，学生是苦力，关键是苦力们还沾沾自喜。

经管学院的系馆规模和装修已经大大超过建筑系馆了。校园的规则、秩序和文化发生了改变。

有些人有些事真不能细说，但这是真实的生活，战斗在大学就开始了，在我还陶醉于设计、读书和泡妞的时候，人家早在度量留京，考研和出国。

所以大学一毕业，我头也不回就回了上海，在火车上看着车站上痛哭流涕的同学们（我们系的都在干私活，不在火车站），我相当淡漠，上海才是我唯一的念头，现在想来那就是逃，连撤退都算不上，活着就有机会。

百年校庆和我无关，因为我的清华已经不在！

关于那次抓阉，我觉得总有神在。

学习往事

今早，师弟李虎关于Woods教授离世的微博引起我注意。在1994年的暑假快题设计课程中的室内快题，我学习的就是他的作品。

周榕批评清华毕业的都是形式机会主义者。回想大学，没有太多建筑理论翻译进国内，老师和学生要么按着惯性学，要么一知半解地模仿着学。我，抄呗。

1990年，一个上海人，我，来到帝都，想的是饮食男女，至于建筑学，真没好好思考过，一度还视其为结构专业呢。

我直到立体构成设计才开始关心建筑设计的。我的立体构成取材于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而建筑模型做的是安藤忠雄的下町唐座。

二年级第一个课程是小卖部，我平面学的是密斯的砖宅，立面参考的是他巴塞罗那展馆，用的是水墨渲染。

餐厅设计学习的是云谷山庄，钢笔淡彩，剔透。

幼儿园设计，学的是迈耶的制图和布局，第一次绘制轴测图。但在立面上我转成了风格派的施罗德住宅。关肇邨先生问我为何去模仿一个那么年代久远的设计。我答，文丘里太土。那时的大学正流行中国解释的后现代主义呢。

别墅设计，我问助手，猜我学的是谁？他们是猜不到的，我学的是海杜克的3/4宅，立面拼凑了些屈米的小趣味和玻璃砖。原来我打算模仿纽特拉和赖特的，经过比较后，对于当时一家蜗居在40平方米的上海人而言，我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效果图用的是丙烯。

三年级，教学楼，我平面学习的是丹下健三，立面参考了丹下，贝和保尔鲁道夫。第一次尝试水粉画，但发现这是门不适合自己的技法。

博物馆，我学的是阿尔多罗西并炫技性地绘制了11张图纸。主效果图是马克

笔。立面剖面是水彩纸上铅笔渲染，平面是黄色卡纸棕色墨水绘制。总图是卡纸背面铅笔渲染。室内是彩铅渲染，学习的是德国表现主义绘画风格。由于提早两周下板，于是帮兄弟完成了一张籍里柯风格的薄水粉效果图。

会议中心，我采用了辛克尔的总图布局方式，立面是约翰逊式的典雅主义，为了省事，还是铅笔渲染了事。剖面和平面膜仿了康的图书馆，用针管笔绘制了超过要求的剖面图。

山地俱乐部，这是第一届大学生竞赛题目。周榕说，他还记得我做的是解构主义。我答“不是，是塔特林的一个浮雕变过来的”。

我用红色、蓝色卡纸加白色墨水绘制平立剖。请父亲帮忙用铜做了个模型，再请院里的摄影老师拍了照。第一次用3DS建模，当然是极粗糙的体块。

我被系里选送参加比赛，但落选了，参评的老师对我讲，评委认为我的图纸表达不合规范。

暑假和同学完成了一个博物馆的竞赛，我学的是墨菲西斯。没中。

四年级设计院实习，画了一学期的砖混住宅施工图。

住区规划，我学的是康的医学院立面，钢笔加黄色卡纸，是我大学的最高分。

期间似乎有个城市设计项目，记不得学哪个了，呵呵。

1994年暑假快题设计。码头，我用草图纸加炭笔，学的是斯蒂芬霍尔；大门，我用水彩加金色马克笔，学的是分离派的奥比里去；俱乐部，灰色卡纸加铅笔渲染加白粉，学的是李伯斯金。最后一个建筑，内容忘了，学的是柯布加拉拉甘加罗西，黄色卡纸，薄水粉。

大学五年级的旅馆，水彩渲染，SOM的塔楼，不知名的裙房，KPF的室内。室内是钢笔加铅笔渲染加白粉加水彩的混合技法。

毕业设计，第一个题目是泰安的所谓国际风情园，导师是纪怀禄，在他指导下，水粉这一关算是过了，不过这时，喷笔都快过时了。

大学最后的设计是超高层，我学习的是西沙佩利，用3DS建模渲染。

我们的毕业设计获得最高分，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摩天楼，城市精神之狂吼》。

整个大学的建筑课程和讲座都已经模糊，只记得陈志华先生的西方古建史。

1995年7月，在全班20人喝完16斤白酒，一箱啤酒后，我回到上海，在华东建筑设计院开始我正式的建筑师生涯。